

# 现代西方文学中个体生命记忆现象分析<sup>①②</sup>

□钟丽茜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摘要] 本文分析了多部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表现的记忆在个体生命中过“重”或过“轻”的现象：“习惯”或“幸福记忆”成为一些柔弱灵魂的沉重负担，使生命只能反复重温过去而不愿（不敢）突破自我面向未来，逃避过去，推卸记忆负担则使生命失去根柢，否定了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从存在美学的角度来看，承担与宽恕，是直面沉重记忆的较好选择，生命在担当与宽恕之后得以积极面对未来，日臻丰富圆满。

[关键词] 记忆；习惯；生命；存在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5)01-0042-05

记忆是每个正常人都有的，它保留了我们在时间中的生活印迹。人在空间里所占的位置超不出自己的圆颅方趾，在时间里占据的地盘却越来越大——从幼到老，我们在时间里留下不断延长的痕迹，岁月在我们脚下堆积成日益厚重的记忆。记忆是人的意识家园，是我们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心理根据。记忆在不同的生命中，意义与份量是不一样的：对一些人来说，记忆沉重如顽石，令生存步履维艰；对另一些人，记忆轻飘如鸿毛，扎不下生命的根柢……记忆对当下生活的影响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生存状态的失衡和生命意义的贬值，本文将从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选取“个体生命与记忆”之种种现象，论述这一观点。

—

记忆之重的表现之一，是“习惯”。

人有一种需要：需要生存中有“恒定”的东西，如稳定的职业、熟悉的环境、长久的伴侣等等。流动变换的生活，不为多数人所喜，生命需索着安全感，需要稳固的东西来做人生的底座。我们会在短暂的生命

里营造出许多固定的“轮回”：住同样的地方、交往同样的人、做同一份职业、保留同一种爱好……我们乐于反复重温同一种记忆、不愿也不敢突破它，以此来给生命制造一种安定感。这种记忆与行动的轮回，就是“习惯”。“习惯是一种契约，协调着个体与其环境、个体与其自身的各种怪僻的关系，习惯是单调的不可违反的事物的保证，是个体生存的避雷针。”<sup>[1]</sup>当某种记忆反复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人与事物就签下了契约，双方从此照章办事，不需要再重新相互适应。这样的关系单调而安全，成为生活稳固的支柱。

然而，支柱过多、过于坚固，就成了屏障。重复性记忆会培养人的惰性，将人圈养在旧有模式中不思突围，它使我们不再去关注事物，不再对生活产生新鲜感、好奇心，感官逐渐麻痹和萎缩。久而久之，不仅对那些签了约的事物我们漠不关心，而且对装不进我们的套子的东西也难以接受了。有时，要和新的事物签约竟成为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娇生惯养、心性敏感的少年马塞尔初次离开巴黎到巴尔贝克度假，住在旅馆的第一晚，他产生“在陌生房间里过夜的恐惧”，巴黎的家是亲爱熟悉

① [收稿日期] 2004-09-08

② [作者简介] 钟丽茜(1972—)，女，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博士研究生。

的；在巴黎，我房间中的各种器物不妨碍我的目光，不比我自己的眼球更妨碍，因为它们不过是我的各种器官的附件，是我自己的一种放大”，而在刚刚到达的这个旅馆；房间里塞满了不认识我的器物。我向它们投去戒备的目光。它们也报我以戒备的目光。旅馆里这只挂钟则一刻不停地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连续说着可能使我极为不快的话语。库斯草的气味将其攻势一直推进到比我们看得见和听得见的更为幽密的地方，推进到我们感受种种气味的特点的地方，推进到了我最后的战壕里，几乎推进到了我的内心。再也没有地盘，没有房间，没有躯体，只有一味受到将我重重包围的敌人的威胁，热度一直侵入我的骨髓，我孤立无援，我真想死。<sup>[2]</sup>

这种惊恐夸张到了近乎可笑的地步。不过，器物的陌生毕竟还是容易克服的，马塞尔也理智地知道，在这儿久居之后，就会与新环境结下友情，届时，眼前这些充满敌意的挂钟、书橱、窗帘、天花板都会变成朋友。但他转而担心：如果有一天要与现在所喜欢的、惯于相处的人永远分离，会是怎样？“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会死去，我可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希尔贝特而生活，或者只是不得不在一个永远再也见不着自己朋友的国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极。”面对这个问题，理智又告诉他：假如真的分离，新的习惯又会渐渐成形，他将淡忘曾经热爱过的人，再与新入结下友情，然而，这又导致了他更深一层的恐惧：

“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自我’就变了：不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情妇、我们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于我们的四周，而且我们对他们的钟爱，也就完全从我们心中拔除了。而这种钟爱是我们今日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会喜欢上这种与他们分离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这种生活就叫我们感到恐惧。倘若如此，那便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死亡。死亡继之以复活，这是真的，但这复活已在与前不同的自我之中，原来的自我中注定要死亡的那些部分是无法上升到热爱这个与前不同的自我的。<sup>[2]</sup>

在马塞尔看来，旧习惯的死亡就是旧自我的死亡。一个不断与新事物结交的人，已经不是前后连贯的同一个人了，而是一个个死而复生的新人，而他恐惧着自己变成那些不同的人。

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极端恋旧、有强烈依赖性的人。从幼到老，人必定要经历诸般变化，过去弥满于心的某种爱与眷恋虽会减退，但并不如马塞尔以为的将断然灭绝，一个成熟的人会让它们变成生命的

基石与养分，喂养灵魂使其更加丰足。不肯改变自我是一种胆怯和不自信，害怕失掉旧的安全支柱之后无力铸造新的。小马塞尔如此担心失去旧环境，如此恐惧自己的变化（变化其实就是成长），这种惧怕使他只愿守护过去，不肯朝向未来。固守旧“我”，只会使生命停滞不前、生存意义贫瘠。

世人多半不会像少年马塞尔这样敏感胆怯，但是，我们一定也为自己营造了许许多多的契约，将世上的一些东西划为友好，把另一些事物拒之门外。然而，正是这种单一的友情关系把大千世界拦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那些看似陌生凶险的地方，可能恰恰存在着美丽而富于生命力的事物。脱离习惯的安全伞可能是紧张和痛苦的，但只有痛苦才能打开通向真实的门。在这道门后面，萎缩的感官开始复苏；当客体作为特殊和独一无二的事物被感知，而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当客体独立于普遍概念而出现，与稳健的原因相脱离，当它处于隔离的状态，无知得难以言说，这时，也只有这时，客体成为魅力的源泉。<sup>[1]</sup>真正的美唯有在这种陌生的境况中被发现，必须拨开习惯的迷雾，我们才能体味事物的精髓，因此：“如果不存在习惯这种东西，生命对所有每时每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也就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必定显得芬芳宜人，妙不可言。<sup>[1]</sup>

## 二

记忆的另一种难以承受之重，是幸福。罗曼·罗兰有一句警句：“对于一般懦弱而温柔的灵魂，最不幸的莫如尝到了一次最大的幸福。<sup>[3]</sup>虽然人人皆渴望幸福，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消受幸福。对一些纤弱的灵魂来说，过于巨大的幸福与过于巨大的痛苦一样，都会成为生命道路上难以逾越的岩，这样的幸福降临过之后，意识与回忆便停留在此萦回不已，无法自拔。强烈的幸福耸立成生命途中突兀沉重的山峰，细弱的生命背负着沉甸甸的记忆，举步维艰。

一次幸福，成为一个生命唯一的意义所在，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中C太太的经历就是如此。事件发生时，C太太已经42岁了。她出身富有的乡绅贵族，像她这样19世纪战前西方上流社会的妇女，家财丰富、衣食无忧，生活优裕安宁、波澜不惊。这样的环境，孵育出C太太一颗细腻洁净的心灵。42年中她“步步不离常轨”，结婚、生子、社交，过着优雅平和的舒适日子。直到丈夫死后她出门旅行

散心,在赌场偶遇漂亮疯狂的年轻赌徒,生活才骤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初她只想救助这个为赌博倾家荡产几欲自杀的年轻人,不料被这意欲赴死的男子濒死前流露的对生命的无尽渴求攫住,他企图最后从她身上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她亦情愿献身于他以求拯救这个生命,而在两个身躯激情无比的一夜搏击与融合之后,她疯狂地爱上了他。这种爱是“从来不曾有过激情的人,才会在一生中可能出现的唯一瞬间,表现出这般雪山突崩、这般狂风乍起似的激情:多少年废置无用的生命力忽然倾泻出来,奔腾澎湃滚滚而下。”<sup>[4]</sup>第二天年轻人答应她悔过自新,妇人的爱意愈加浓烈。她如此欢欣喜悦,眼中望去,世界无一不美:

“从风雨纵横的一夜混乱中脱然而出,所有的街道被冲洗得洁白璀璨,天宇碧蓝似靛,杂树青翠欲滴,万绿丛中百花争妍,星星点点如火如荼。四周的群山突然面目清新。在凉爽皎晴的空气中显得像是齐从远地赶来,想要围得近些仔细窥探这座鲜亮光洁的小城。放眼四顾,只觉得大自然处处在对人激励鼓舞,不由得使人心扉顿开。……

我一生里还有什么时候比在那一小时更感幸福呢?我不记得曾经有过。”<sup>[4]</sup>

不料,仅仅半日之后,这倾尽全力的爱竟即被背弃,拿到C太太给的救助金,小伙子忍不住又进了赌场,一坐上赌桌,就完全忘记了情感、恩德、誓言,变成一个毫无人性的怪物。C太太赶到赌场劝阻他下注,他非但不停手,反而当众破口大骂,赶走了这位竭尽全身心来拯救他的恩人、爱人。C太太在无比羞愤中带着极度的伤心与绝望远远离去,仅仅24小时之内,这位妇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极度的幸福瞬息间化为飞灰;“我的内心世界从此永远被毁”。这24小时,成为C太太“一生中唯一的一天”,这一天使过去的日子黯淡无光,而未来的日子也不再有意义——此后“从来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曾想到过这桩往事。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对于其中唯一的一天,竟全神贯注凝望了整整一生。”<sup>[4]</sup>

回忆对C太太来说,是过于沉重了,一个辉煌片刻,牵制了她漫长的一生。意识在仅有的一次幸福记忆上萦绕不去,将这份记忆织成一个硬壳,把生命封闭了,再也不向未来开放。C太太有孝顺的儿子、忠诚的亲友、殷实的家产,她的余生本来还可以有丰足的色彩,但一切在她眼中全无吸引力,她离群索居,整个后半生几乎都用来追怀那场幸福。令人唏嘘同情

之余,又为之遗憾:生命只有一次闪亮,是否显得贫瘠?一次幸福就让一个柔弱的灵魂蹙足,这种蹙足不如说是击倒,沉迷于记忆不能自拔,生活便在追忆中一无作为地流淌。记忆本是存在之基壤,应当为生存意识提供养分,但在这儿,过重的幸福反而使基壤板结了,生命犹如一枚失血的标本,永远停滞在一个枯干的美丽姿势上……

### 三

也有一种灵魂,不愿承受记忆之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轻。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女画家萨宾娜是一个反叛心极强,不断背弃过去、抛却记忆之“重”的人。从少年时候起,她就开始背叛守旧固执的父亲、背叛专制国家的现实主义艺术:

更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十四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与她一般年纪的男孩。父亲吓坏了,一年没敢让她独自出门。有一天,他又拿毕加索的复制品给她看,取笑那些画。她不能与她十四岁的同学恋爱,至少是可以爱上立体派的。她完成学业,满心欢快地去了布拉格,感到自己终于能背叛家庭了。

背叛,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教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萨宾娜看不出什么比进入未知状态更奇妙诱人的了。<sup>[5]</sup>

对萨宾娜来说,安全感和恒定性恰恰是最乏味的东西,只有未知、不定形才有巨大的吸引力。她害怕“自我”被不可更改的过去钉牢在时间之柱上,害怕与安全感伴生的乏味与枯燥,她必须借助不停的背叛来逃避被固定的命运——即便过去已无法改写,未来却能不断变形,一个还能够变形的自我,就不会僵死在时间里。在她,记忆不是自我认同的依据,过去不是孕育未来的土壤,而只是她不断背叛的反面根据。因此,成年之后,她又轻率地结婚、离婚,离弃自己的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每次背叛并不为追求幸福或成就,虽然父亲是古板的、丈夫是萎琐的、国家是专制的,但是,她的背叛却并不具有什么更大的正面价值,她只是为背叛而背叛,没有去思考或选择“什么东西比我所背叛的要好?”——在她看来,只要不被拘囿于任何既有现实就够了,飘飞于世界之上,

不断品尝新鲜的况味,这样的生命仿佛具有强烈的美感。可是,当背叛走到极致,人生就面临“不可承受之轻”——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又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sup>[5]</sup>

以背叛为目的,必然导致虚空,因为凡背叛,就是否定上一阶段的生命价值,步步背叛下去,一节节的生命历程都被划为无意义。谁能忍受自己的生命最终被判为“毫无意义”?毫无意义的生命,与禽兽草木何异?背叛到了最后就累积为不堪忍受的“空”和“轻”,背叛与解构的恣意纵横、自由飞舞的潇洒表象,掩盖不住无根柢、无归宿、无价值的恐慌。或许萨宾娜要为自己辩解说,她无法从父亲、丈夫、国家那里得到和谐与幸福,所以要背弃。但是,不幸福本是人生的常态,当我们与周遭的人或环境不和时,仅仅背叛并不能带来幸福。无目的的背叛只是一种逃避,而世上并没有天然的桃花源可供人避世退守。背叛当然比忍受要好,但它只是一种初级的勇气,更大的勇敢是承担和着手去改变不幸福的状态。所以,昆德拉为萨宾娜回答道:

“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sup>[5]</sup>

#### 四

有没有合宜的境界,人既不被记忆牵制,却又不失其生存之根?赫尔曼·黑塞的作品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启示。

在黑塞的《红房子》里,“我”的生命历程是一种永不厌足的追求:

“我的许多愿望已经在生活中实现了。我想成为诗人,也真成了诗人。我想有一所房屋,也真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我想有妻室和孩子,后来也都有了。我

要同人们谈话并影响他们,我也做了。可是当每一个愿望实现以后,很快就变成了厌足。但厌足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已经达到的目的,都谈不上是目的,每条路都是一条弯路,每次休憩都产生新的渴望。

我还会走许多弯路,还将实现许多愿望,但到头来仍将使我失望。总有一天一切都将显示它的意义。

那儿,矛盾消失的地方,是涅槃境界。可是,可爱的眷恋的群星还向我放射出明亮的光。<sup>[6]</sup>

与C太太得到一次幸福便无法逾越恰恰相反,在《红房子》里,每一种幸福实现后不久就令“我”厌倦,也与少年马塞尔的害怕改变自我不一样,反当旧有的幸福只会让“我”觉得越来越无味,必须再去寻找新的目的,不断丰富和超越旧我。即便到了“总有一天”,生命进入涅槃境界,“我”还会抬头去仰望“群星向我放射出明亮的光”,永远无法停止渴求……表面上看,这似乎与萨宾娜的人生哲学相似,实际上它们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我”的每个新愿望都有明确目的,是为追求更高的价值或更多的幸福;二新的渴求并不否定旧有现实,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求索,记忆不断累积,生存意识之根在记忆里延伸,不曾被斩断或扭曲。

这样的生命是强健的。即如蒂里希所说:“一种性格的强度依赖于他能将多少事物抛进过去。虽然过去的力量可能控制了他,但他仍有能力使自己与过去分离开来,把过去与现在分开,并抛回进过去里,使它变得无效——至少是暂时无效。<sup>[7]</sup>”尽受“过去”牵累的生命,只能无所作为地流淌,这样的生命定然枯索贫瘠,强大的心灵则始终敢于向未来开放,它也许将品尝更多痛苦,但也可能获得更多幸福。

然而,如何能将往事“抛进过去”,萨宾娜的“背叛”不也是一种抛弃吗?蒂里希看见:“一种征服过去岁月的伤感的斗争,在我们时代许许多多男女身上从不间断地进行着。没有任何治疗能解决这矛盾冲突,因为没有任何治疗能改变过去。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并以它应有的状态存留于整个永恒里”,可是,我们还不必绝望——“但事实的意义却可以被永恒地改变,这改变的名字就是:宽恕。<sup>[7]</sup>——困于过去,(假装)遗忘甚至反叛过去,这些反面的方式都不是上策,因为困囿、企图遗忘或背叛,都没有真正地“消化”过去,那巨大的刺痛仍然是一个隆起的肿瘤,潜伏在生命的肌体中。只有把它承受、承认、承担下来,它才会平服消退,那些可能在未来某一天爆发成遗憾、虚空或自我否定的因子才会被消除。“我们的时代”是一

一个传统消失、绵延不止的“经验”被震惊性的“体验”代替(本雅明语),人的存在意义被碎片化和无情解构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我们要征服的不仅是“过去的伤感”,还要征服过去与现在的“断裂”,缝合被击成瞬间性碎片的生存。这种征服,对个体心理、个体记忆而言,就是“宽恕”。宽恕即承担,并且这种承担心平气和、深沉博大,既原宥他人的冒犯与迫害,也宽容自己的幼稚与过失,这是一种对过去的正面接受和坦然担当。经过宽恕,记忆不再是“自我”的无形囹圄,它成为健康的生存意识之根,从这根基生长出新的生命活力,教人更好地把握和珍惜当下的此在,又从此在里孕育更新的未来,人的存在将在这样的进程中日臻完美。

### 参考文献

- [1] 塞·贝克特. 普鲁斯特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3, 15, 19.
- [2] 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372, 374-375.
- [3]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95.
- [4] 茨威格. 茨威格情欲小说[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69, 58-59, 18.
- [5] 米兰·昆德拉.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9. 72-73, 103, 3.
- [6] 黑塞. 红房子[A]. 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2. 265.
- [7] 蒂里希. 蒂里希选集(下)[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923, 921.

## Phenomenon Analysis of Personal Memory in Western Modern Literature

ZHONG Li-qia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that memory is too “weighty” or too “light” for human in western modern literature: for some effeminate lives, memory of “habit” or “happiness” is so heavy that limit people’s progress; for another kind of people who irresponsible, escaping the past, memory is so “light” that their being lost base and worth. Existential aesthetician consider that the better choice is to bear and forgive suffering over passed, so human could develop himself actively.

**Key Words** memory; habit; life; being

# 现代西方文学中个体生命记忆现象分析

作者: [钟丽茜](#)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7(1)

## 参考文献(7条)

1. 塞·贝克特 [普鲁斯特论](#) 1999
2. 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2002
3.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三\)](#) 1986
4. 茨威格 [茨威格情欲小说](#) 1997
5. 米兰·昆德拉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1999
6. 黑塞 [红房子](#) 1992
7. 蒂里希 [蒂里希选集\(下\)](#) 1999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50101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501010.aspx)